

智者心语丛书
ZHIZHE XINYU
CONGSHU



QILU HUANGCAO

歧路荒草

张新颖 ● 著

上



ZHIZHE XINYU CONGSHU

智者心语丛书

歧路荒草

张新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QILU HUANGCAO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柯谷夫

·智者心语丛书·

歧路荒草

张新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57,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226-7/G·332

定价 11.00 元

小 引

、自我表达上的困难有时就表现为绕着圈子说话。我眼下正犯着这样的病，每想说个什么意思，先浮现出来的却总是别人的话。即如眼前要写篇引言一类的东西，自己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之前，脑子里已经钻进了古人的诗句——“欲寄荒寒无善画”。鬼使神差，挥之不去，只好让思路顺此而下，老老实实以自己的精神情形去攀附久远年代的一个句子。

“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类似的话不必引来指责他人，我多少还是相信“世界只堕落到自己为止”的。而不管自己如何荒落，总该相信世上“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眼前的这本杂集，就记录了对至诚、温煦之声的寻求，虽然收获的可能不过是乱草。这当然怨不得别人。

这本杂集原拟名《夜里生长的语言》，现在改了，原来写过的“引言”还在，不妨抄在下面，聊作纪念——

夜里生长的语言和充塞于白天的言词是不一样的。白天我们怎样说话，在理想的夜晚，我们就不那样说话。语言用于交流，本来只在白天说说就差不多够了，却偏偏还要在深夜里窃窃私语不断，独自呓语不

绝，这真有点疯狂。好在疯人总是少数。

夜里生长的语言不用于交流，而只是生长。用于交流的语言基本定型，清楚明朗，言义相及。而正在生长的语言往往言不及义，捉摸不定。处于向上期的生命，如果不让它生长，那就只有让它灭亡；夜里生长的语言遏止不住，充满着一股连它本身也把握不住的隐秘的激情，奔跑跳跃，前途未明。不是因为有前途才要生长，自然的生长与前途无关，奔跑跳跃与前途无关。夜里生长的语言在奔跑跳跃时，有些捕风捉影，有些不着边际，有些疯狂，有些幽深，有些晦涩，有些隐痛，有些欢乐。

夜里生长的语言是个人性的，不为交流，却有人懂得——因为有人懂得生长，也因为有人正在夜里悉心服侍语言的生长。

夜里生长的语言不是对眼前这本小书的内容概括，而是标明眼前这本小书的不足——因为夜里生长的语言是一种写作的理想。

张新颖

1995年岁末于上海

目 录

小 引	1
-----	---

夜里生长的语言

黑暗中的声音	3
疯狂与晦涩	11
九十年代文化症候群	16
关于“趣味”	19
“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	22
学问	23
对散文的偏见	26
“恐诗症”	29
必要的无知	32
“人吃书”与“书吃人”	34
理想的书肆	36
逃课为读书	38

老师	41
城市絮语	45
城市鸟群	49
城市里的谣言	51
看两棵铅笔谈恋爱	57
酒事遗憾	59
低回留之：这种情感，到今天流散了	62

境遇和心路

名士派的才情	69
境遇与心路	72
个人命运和时代哀歌	75
金庸的随笔	78
信仰的吼声	80
乡村生活回忆录	83
大地之歌	86
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	89
双重拒绝	92
实利世界里的生存技术	95
分界线的两边	98
情感的循环历程及其终结	100
在生活中表演及其特征	103
庸常的算计和爱情追逐	107
文学与城市文明	110
回忆与想象	112
过眼烟云说王朔	115

花根带血·····	117
四岁饮酒·····	119
关于当代小说家的一组笔记·····	121
关于九十年代小说的一组笔记·····	128

知识者的文化承担

一种文化寻根模式·····	139
借刀狐狸洞·····	142
弱男子·····	146
遇合·····	149
城市漫游者·····	153
抓住不放·····	155
民间的天地与文学的流变·····	157
一个当代知识者的文化承担·····	165

从流行中偏离

歌手崔健的文化位置·····	173
张楚与一代人的精神画像·····	186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	193
我这样的男人·····	197
香港的流行文化·····	201

照耀内心的光

书简与照耀内心的光·····	213
----------------	-----

空气和天空的变化·····	217
托马斯·曼的几篇艺术家小说·····	220
自由写作·····	223
“边缘人”劳伦斯·····	225
博尔赫斯三题·····	228
生命在梦想中流逝·····	233
后记·····	237

夜里生长的语言



黑暗中的声音

我对语言的弊病感兴趣。我对陈词滥调感兴趣。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任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之前所写的一本自传性的书里，说过上面这两句话。哈维尔让他的剧中人发现“陈词滥调是这个世界上的中心原则”，他自己却仍然能多多少少地超然处之，这确实也是他忠诚于荒诞派戏剧传统的一个例证。荒诞派戏剧中晃动着嬉戏的影子。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感兴趣”这样良好的态度。很多人是被陈词滥调纠缠，被语言的弊病困扰、不安、痛苦甚至疯狂的。

会有人因为语言的问题而发疯？在我看来这毫无疑问。

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了》第一卷第四章中说：“由于几百年来情感的夸张，一切词汇都变得模糊而肿胀了，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认识。高级文化，在认识的支配（倘若不是专制）下，必须有情感的大清醒和一切词汇的强浓缩；在这方面，狄摩西尼时代的希腊人是我们的楷模。一切现代论

著的特点便是夸张；即使它们简单地写下，其中的词汇仍然令人感到很古怪。周密的思考，简练，冷峻，质朴，甚至有意矫枉过正，质言之，情感的自制和沉默寡言——这是唯一的补救。——此外，这种冷峻的写作方式和情感方式作为一种对照，在今天也是很有魅力的；当然，其中也有新的危险。因为严厉的冷峻和高度的热烈一样也是一种刺激手段。”

一百多年以前尼采身受的困扰，并没有因为尼采的敏悟而且作为一个问题连同“对策”一起提出来而得到消除。从整体而言，“唯一的补救”措施非但没有去实行而且相反方向上的运作更加疯狂和变本加厉，语词的“模糊”与“肿胀”已几近面目全非的地步，对它的恐惧在今天变得愈发突出了。生活也许变得日益轻松、容易、有意思，存在却更加艰难、空洞、意义暧昧。我们可以做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却越来越不能表达自己。

无法表达自己的情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但是，它作为一个存在的巨大问题，却是针对那些在当下状况的语词中找不到自我精神的基本空间的话语主体而言，我把这些人称作“我们”。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找不到历史，历史是别人的创造物；我们找不到现实，现实为他者占有；我们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外，同时也不为未来做准备，未来不过是历史和现实的延伸，不拥有历史和现实的我们也不拥有未来；我们还找不到同类和伙伴，其他人往往把我们看成同类和伙伴，并且让我们共戴一顶这个或那个名词做的帽子，几个形容词或动词拼凑的存在方式，但这是别人强加的，我们彼此间并不认同和沟通，原因很简单，也触及到了根本：我们还无法把自己表达出来，凭什么来认同和沟通？我们只是在无法表达自己这一有限规定性上才能称

作“我们”，硬要说我们是同类或伙伴，那我们最多也只能算是黑暗中的同类，看不见的伙伴，我们不可能互相援手。

我们是以否定的方式来透显自身的，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几乎丧失了任何正面表达自我精神实质的能力。比如我们“爱”：然而一想到“爱”是被大大小小的歌星唱来唱去卖钱的；一想到“爱”是意识形态的指令，并且替你设置好了一个个有所指但你总也搞不清所指的具体性的对象；一想到“爱”被无数的人重复了千百年而且还要继续重复下去，每重复一次它的成分就要复杂一分；于是“爱”便无法出口。一旦说出，就等于扭开了历史和现实的开关，就会从各个方向涌来含混而巨大的“情感”之流把我们的“爱”淹没，我们会在污泥浊水中不明不白地遭到流弹的袭击。我们害怕被不是我们的历史覆盖，窒息而死；我们害怕被我们不拥有的现实侵害，受伤而死。

我们不愿意承认先我们而有的历史和现实，然而我们却躲不开不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无法不用被用旧了、磨坏了、既无限复杂又失去了弹性变得无比僵硬的字、词、句；我们更躲不开现实，现实会逼着我们对它作出反应。我们一旦对现实表态，就只能用现实的语词，它是在表态之前就已经规定好了的。比如文化人“下海”、文学上的“陕军”，不管我们持何种态度，都无法回避“下海”、“陕军”这样的词汇，只要 we 和这样的词汇发生关联，就等于承认了这样的语言事实及其内含的价值准则。即使是反对（对具体的事件），也是承认（对无所不在的现实）。尤金·奥尼尔说：“我们常常反对一些小事，最后我们自己却变得渺小了。”我们不愿因为反对现实而被现实化。我们常常在现实的压力下仍然缄口不语，其时我们就退出了现实同时也是被现实放

逐。

为了拒绝现实、保护自己不被现实侵害，我们成了无言的话语主体。因此现实不把我们当作话语主体来看待也自有现实的道理。现实不尊重沉默。

但现实是什么？现实不为我们占有，同时也不为自以为占有现实的人占有，现实不为任何人占有。现实从不真实。自以为熟练地掌握了现实的词汇和语法的人在毫无困难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实质上正被现实占有。越在现实中如鱼得水，现实对他的占有就越全面、越彻底。因此，我们在现实中退场，不对现实说话，也就避免了被捕获。这是我们的欣慰。然而如果我们不通过现实表达自己，我们能在现实之外表达自己吗？

换句话说，我们能创造自己独有的词汇和语法吗？在我看来，当代先锋文学就曾经抱着这样的企图，要创造出一块既不被历史、也不被现实占有的话语空间，所以社会对它的贬斥是意料之中的。在先锋文学极端的表述中，特别常见的是在先锋诗歌中，它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摒弃和破坏历史和现实中通行的表述原则，它使自己的表述成为一种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独语。先锋文学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发现”和致力于其间张力的表达，其实可以理解为精神主体的自我发现及其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逃避无所不在的历史、现实及其原则，先锋文学被逼上梁山。但是最个人化的独语就是自我表达吗？如果现实进入不了这种独语，现实就认为它不值一提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从自我的立场上来看，别人不懂的词汇和语法自己就懂吗？假设说我懂我自己，那么是否能够据此推断我就懂得自己在压力和焦虑状态下所做的不自由的表达——

独语？不得已的独语为了逃避历史和现实的占有，同时也就牺牲掉了人类亘古以来最基本的也即是共同或共通的情感、认识和思想，而舍弃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的表达，还是自我表达吗？

先锋文学寄希望于将来，这是先锋文学最世俗的一面。将来不过是历史和现实的延伸，将来的承认和授勋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承认和授勋。所以80年代的先锋在90年代大红大紫，灿若明星。先锋与现实之间彼此苟且，彼此靠拢，彼此让步，在现实对先锋的认可和先锋对现实的认可之间成功地达成妥协，二者都是赢家，而现实是最后最大的赢家。我们从俗，把曾经有过的那么一部分文学、那么一些作家称作先锋文学和先锋作家，而真正的先锋永远的先锋默默无闻。先锋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先锋应该是彻底绝望者的姿态，是一无所求者的姿态。所以我们不苛责中国先锋文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裂变和分化，我们不苛责梁山好汉的归顺投降。世上有永远的独语者，但为数肯定很少很少，而彻底的独语者，我们也无从知道。如果世上没有谁堪称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的理想中肯定有这样的存在，我们的理想为这样的人留下了位置。

先锋文学的今昔变迁证明创造独立的话语空间是一种妄念，它没有为我们解决如何表达自己的难题提供一条途径。我们曾经以为在先锋文学的话语空间中可以安置自己的精神家园，现在我们恍悟我们仍然居无定所。

我们不为明天准备自己，我们也没有希望，弃绝前途，但同时我们懦弱，我们没有大智慧开创坦途，我们没有大勇气踏上绝路。我们终于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现实，我们也学会在商业化潮流中嘲笑精神价值，我们嘲弄别人更嘲弄

自我，嘲弄自我心中最珍贵的价值和情感。我们把自己弄得面目不清，我们不知道我们对现实的认可是否仅仅止于表面，我们怀疑这能够仅仅止于表面吗？我们尽量争取低姿态，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反应？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置于最不堪的境地，现实还能再怎样伤害我们？自我嘲弄和自我作践围起了一堵墙，我们最珍贵、最美好、最纯洁、最深邃的情感和思想居于中心；我们宁肯自己染指它、毁灭它，也不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现实和别人染指、毁灭。

如果语言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家园。可是语言先我们而在而且不可能为我们拥有，我们不得已和它发生关系就会被它反锁住，语言是我们黑暗又肮脏的牢笼。我们没有新工具，造不起来新房子。我们的存在既没有庇护又积满了历史和现实的尘垢，被莫名地捆绑。我们左冲右突、头破血流却仍然发不出声音。我们模仿历史和现实的声音来说话，此时，我们的口在说，而心灵在沉默。有时我们未免说得太多，在这个语言过剩的时代加剧过剩语言的生产和输出，这时候，往往心灵沉默得更深，如同死去。我们变得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带着对语言的仇恨和存在的恶意糟蹋不为我们所有的语言。我们愤世嫉俗、尖酸刻薄，可是谁又真愿意愤世嫉俗、尖酸刻薄呢？谁不愿意自己能正常地生活和思想，却偏偏把自己搞得怪里怪气、不像人样呢？也许，我们拚命把自己的尖酸刻薄、愤世嫉俗发泄出来，我们的内心就会少一些这类东西，而更多一些平和安详、更多一些宽厚坦荡。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内里也只有愤世和刻薄，那就好办许多，就不会有如何表达的存在难题了。